



绘画、书法:李法明

周倩

2014 年的诗歌界,热闹非凡,从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举办的大小小小的诗歌节,到颇受争议的废话体诗歌、诗人自杀、教授诗人获鲁奖等频现报端,从中引发的喧哗与叫嚣,争议与嬉笑,让诗歌这个近来呈现边缘化的文体重新走进大众视线。

争议中,有的人在大发口水战,也有的人在沉默的内心痛斥,我们的诗歌怎么了?我们的审美标准在哪里?曾经对诗歌的美好理解似乎一夜之间颠覆了,有的说这是对陈旧思想的挑战,有的说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而我们只是想说,争吵纷扰中请不要忘记诗歌的单纯美好,请给我们一颗纯粹的、平静的读诗、赏诗的心。

众声喧哗中的追问:诗歌怎么了?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诗歌走过了它的黄

“梨花体”、“羊羔体”、“下半身诗歌写作”、“乌青体”……诗歌界的“奇葩”来了,诗歌怎么了? 你看懂了吗?

“奇葩”来了,诗歌,怎么办?

金时代。据称,上世纪 80 年代最受关注的诗歌杂志《诗刊》,发行量最高曾达到 55 万册,到 1998 年直线下降为 2 万册。另一份诗刊杂志《星星》,由曾经的 20 万册跌到 1 万册左右,即使后来它屡次改版,也不过只攀升到三四万册。

直到 2006 年,一个名叫赵丽华的女诗人,在博客里贴出的几首似诗非诗的作品,遭到网友争相戏谑模仿,让诗歌以一种绝对不会被诗人们接受的方式,又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赵丽华的诗是这样写的:

赵又霖和刘又源

一个是我侄子

七岁半

一个是我外甥

五岁

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

——《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

就是这种风格的诗,让诗坛多了一种“梨花体”(网友赵赵丽华之名自命名)。“梨花体”经常就是随意的一句话,加上几个断句,其风格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诗歌的印象。

如果说一个“梨花体”还不足以使诗歌界受到震动的話,那接下来连续几年又相继出了“羊羔体”、“下半身诗歌写作”、“乌青体”……诗坛不得不站出来接受挑战了。

2014 年 8 月第四届中国诗歌节上,被人誉为“中国诗坛第一判官”的诗歌理论家和诗人张同吾指出,当前我国新诗的创作态势最明显的有三个弊端:其一是拘泥于个人的琐事,感觉,无聊的感觉,细琐的,猥琐的感觉,甚至是鸡零狗碎什么都写;第二是故弄玄虚,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不懂;第三就是没有节制的口语化,完全破坏了诗歌内在的结构和韵律,诗不一定都押韵,但一定要有内在的韵律。

张同吾的话语言犹在耳,2014 年岁尾,“乌青体”废话诗又引来诗歌界的一片哗然,喧哗未止,一位农村妇女余秀华,带着“脑瘫”的刺痛字眼,又一次闯进了诗歌界。面对诗坛的众声喧哗,争议之声也在不断放大,什么叫做诗歌?那些曾经存在于人们情感中的有关诗歌的美好记忆,还能算作对诗歌评判的唯一标准吗?

关键词搜索: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习近平同志也曾说过:“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古往今来大批青年才俊、文人雅士唯独青睐诗歌的内心独白。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诗歌承载着多少仁人志士沉郁苍凉的心灵密码,又勾

勒出多少代人的命运轨迹。

2015 年 1 月 21 日,我走进北京市东城区胡同里的一个小院,艾青的故居。阳光照进小院,温暖、温馨、安静。

我是带着疑问来的,我想请问艾青的夫人高瑛,艾老在世时,有没有留下关于诗歌的评判标准的警句,好让我在茫茫诗海里找到一枚指南针?

高瑛老师说,没有。艾青发表过的有关于此的言论只一句“诗歌是心灵的牧歌”。他的文稿都在书房里,太多了,整理不过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子短路,不禁想问:“关键词搜索不就行了?”又马上想起,那时是靠纸和笔写的,没有电脑。

我不死心,又问高瑛老师,那您和艾老有没有讨论过什么是好诗?高瑛说,艾青很欣赏她的一首小诗《藤》:属你最多情,/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她说那是在一次旅途中,她和艾青在人家院里看到一棵古树上缠绕着一棵藤,枝叶蔓连,不分你我,从根部到顶端,藤不离不弃地缠着树,树难舍难分地依恋着藤。

她说艾青曾对这首小诗赞赏有加,后来很多人认为那是她和艾青的感情最生动的写实。

高瑛老师说,诗歌来源于生活,也是为了书写生活,生活里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看你怎么表达。

我拿出最近被关注颇多的一个写诗的人的作品,念给她听。她说,文字确实仔细打磨过,但我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她说,生活就像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诗人就是工匠,你发挥自己的想象,可以把玉雕刻成一座观音,也可以雕成一座宝塔,还可以是其他,但唯独不能把它摔成碎块,然后又把这些碎块拼凑在一起,你说这个叫诗,可是我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作品。

那个年代,那些打动过我们的诗

张同吾在一次诗歌论坛上回忆起那个诗歌璀璨的年代。他说,我国新诗未被污染的童年是这样的:郭沫若、胡适、沈尹默、汪静之、冰心、王统照、朱湘、朱自清、李金发、冯乃超、应修人、周作人、宗白华、徐志摩、林徽因、殷夫、闻一多、陈梦家、覃子豪、饶孟侃、林庚、冯至、艾青、卞之琳、邵洵美、戴望舒、何其芳等一批璀璨的星辰,升上了诗的天庭,他们的诗歌观念与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却都能呈现真歌哭真性灵,都是自然天成。就连他们的精致短章,也都是美轮美奂意蕴深长。

如,沈尹默的《月夜》仅四行:“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颗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独立不倚的人

格精神便蕴涵其中;胡适的《湖上》,“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在他的视觉映像中包含了他的爱情向往。邵洵美的《莎菲》,“你这从花床中苏醒来的香气/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我又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你却像玫瑰开在我心里”,这何止是嗅觉、视觉、感觉和幻觉的交融,更是情爱和性爱心理入魂入骨的呈现,鲁迅倡导“除却粉腻呈风骨”,只有人的本真才有诗的本真。

时代走了,诗歌也跟着走了吗?

著名诗人杨牧回忆起上世纪 80 年代,眼神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说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年代,由于多年禁锢,人们对文化的饥渴达到一个峰值,所有压抑的声音砰然而出。那时你甚至顾不上字斟句酌,也许现在看来,那时诗的语言还很粗糙,但它真,它非常真。它喊出的是自己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比如周总理逝世后,一位诗人写的“谁要迫害周总理啊,千夫所指,万众反对”,这么直白的语言,现在看来你可能觉得它缺乏诗歌的美感,但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那是时代造就的。

那时,除了样板戏、三报一刊、没刊物可看,人们的精神荒芜,这时候,诗歌出来了,它可以谈论很多以前人们不敢涉及的“禁区”,比如“爱情”。

杨牧说,现在再读舒婷的诗,北岛的诗,还是可以搏动人的心弦,诗歌,并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去了,就死亡了。至少诗歌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影子。

网友热评

@Leigongcao:诗歌原本很浪漫,可现在的人大多讲实惠,让诗歌变了味儿。你纵然把一首诗写得比“李白”还“李白”,讲实惠的人会问你,“李白”多少一斤?酸不酸?

@我 de 青春我 de 因:为诗人的劣质忧心,为诗歌的沦落伤心,为诗坛的粗俗痛心!

@杨树林 duwei:生活本身就是诗,用笔写我心。在诗中或悲或喜,我们能感受到世间的情怀。

@山风寒:诗是语言的精灵,文学中的贵族。以诗之名伤害诗歌,一些所谓的诗

人做到了。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谢冕说,所有的诗歌都是“当代诗”,所有的诗人都是“当代诗人”。一位诗人生活在当代,而声称他们只为“未来”写作是可疑的。

麦苗青青时,那首诗给我的惊喜

2014 年 11 月初,我回了一趟老家,那是一个平原地区的小镇,在那里我生活了 5 年。一晃快 20 年了,那天正好赶上一个集市,上午 11 点钟的光景,集市上人如泉涌,小商贩们甚至把摊位摆到了道路正中间,早摊铺就搭在露天广场上,一张矮矮的长条桌,两边各摆着一条又长又细的板凳,板凳上坐着吃早餐的人,挨挨挤挤的喝着豆腐脑,吃着煎饼果子。

集市的尽头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地,嫩嫩的麦芽已经钻出了地面,我站在麦田里,任凭风吹在脸上,眯起眼睛的一刹那,我突然背出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是的,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我彼时的心境。集市还是那样的吵吵闹闹,麦田还是一样的青青翠翠,镇上的人们还是一样的真实纯朴……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过客,而对我来说,那却是我全部童年的回忆。我爱这土地,是发自内心的,是无论我去了多么繁华的地方,有了多么快乐的生活,依然挚爱的地方。

对我来说,这就是诗歌带给我的惊喜,我竟然把所有的情感都化在两句诗里。这是我与《我爱这土地》的默契,是我与艾青的内心情感的交流,我想,这就是诗歌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惊喜吧。一首好诗,总在生活的某个地方等着你,与你厮守,和你共鸣。

季,它们又继续飞来。工作人员如数家珍似的给我道起了其中的一些鸟类,他说,到这片湿地的鸟儿,如凤嘴燕鸥等,已经是世界濒危鸟类,全世界也仅存几十只。鸟儿在这儿过冬、在这儿繁殖,有些鸟的数量在逐步地上升。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我对这片湿地心生崇敬。记得小时候上山砍柴,累了就想找个亭子休息一下,一个旅者,在跋涉的途中,如果没了客栈,那只能露宿荒郊。这片湿地,就如欣赏道上的亭子,旅者途中的客栈,让南来北往的有了栖息之地。

沿着长长的河堤走进处在河岸边的观鸟台,这是一排平房。走进平房,高倍望远镜一列排开。一位 20 多岁的小伙子正全神贯注地通过望远镜看着江面。工作人员向他问道,今天的鸟多吗?小伙子指着远处的一个方向说,那边有一群野鸭。我走到一台照相机前,通过镜子搜索调整着角度,远处的一群黑色的鸟儿出现在镜头之中,它们有的嬉戏于江面,有的站立于江岸边,形态各异,有点像黑色的企鹅,然憨厚中带着闲适。我按动相机,留下了它们可爱的倩影。

天空很蓝,微风轻拂,让人觉得有些凉意。可是这片湿地却显得一派生机。闽江口湿地的管理者正在把湿地打造成湿地公园,将湿地保护和湿地的利用结合起来,让它成为省城福州的一张旅游名片。我看到,湿地博物馆已经建成,正在装修,他们告诉我,坐在博物馆里,通过屏幕,可以观赏到湿地鸟类的活动情况,可以学习各种鸟类知识。

闽江湿地,是鸟类的天堂,也是研究鸟类的圣地。在这里,我还认识到几位在湿地管委会工作的研究生。他们是管委会引进的人才,与他们交谈,他们口中说出了一串串数据,甚至详细到今年飞来的那只鸟去年曾否飞来。

离开这片湿地,脑际中冒出几行文字,录之:潮起潮落/鸟来鸟往/岁岁复如是/今朝亦相同/此景总长在/只是知者少//潮起潮落/鸟来鸟往/不知今日鸟/是否昨飞来/冬寒居此地/春暖又飞往//但愿今日鸟/明日复再来

(实习编辑冀文超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

筱陈

多少次听人说起长乐有一片湿地,那是观鸟者的天堂,在那儿可以寻觅到难得一见的珍稀鸟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选择了一个晴好的天气,去了一趟位于闽江口的湿地。

从福州出发,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位于长乐梅花镇和潭头镇之间的那片湿地。沿着长长的河堤走去,一口口虾池依次排列,已是深秋,虾已经收获,虾池里的水有的已经排干,有的却还留下一些,我不解其故,请教同行,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候鸟栖息的需要,水排干了,不利于候鸟觅食,他还介绍说,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候鸟来安排。

此时正是潮涨,潮水涨起,放眼望去,芦苇和大米草在水中,潮水的涌动加上江风的吹拂,浪花轻涌,水草轻摇,发出的声响,有如人的呼吸,均匀而有节奏。一艘小艇载着我们向湿地的纵深处驶去。站在甲板,眺望江面,时而有鸟儿从苇草中成群地跃起,在空中盘旋,时而又成群地落在一片苇草之间,不见了踪影,可是,你换个观赏的角度,又可以发现,一群鸟儿又从苇草中跃起,盘旋在空中,彼此反复,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湿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片湿地,处在鸟儿迁徙的道上,冬来了,西伯利亚等高寒地带的鸟儿往温暖的南方飞,或是在这里稍作停留后继续南徙,或是在这里过冬,等候着春暖花开时,它们又循着来时的方向飞去,等到来年的冬

闽江口湿地,候鸟的天堂

季,它们又继续飞来。工作人员如数家珍似的给我道起了其中的一些鸟类,他说,到这片湿地的鸟儿,如凤嘴燕鸥等,已经是世界濒危鸟类,全世界也仅存几十只。鸟儿在这儿过冬、在这儿繁殖,有些鸟的数量在逐步地上升。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我对这片湿地心生崇敬。记得小时候上山砍柴,累了就想找个亭子休息一下,一个旅者,在跋涉的途中,如果没了客栈,那只能露宿荒郊。这片湿地,就如欣赏道上的亭子,旅者途中的客栈,让南来北往的有了栖息之地。

沿着长长的河堤走进处在河岸边的观鸟台,这是一排平房。走进平房,高倍望远镜一列排开。一位 20 多岁的小伙子正全神贯注地通过望远镜看着江面。工作人员向他问道,今天的鸟多吗?小伙子指着远处的一个方向说,那边有一群野鸭。我走到一台照相机前,通过镜子搜索调整着角度,远处的一群黑色的鸟儿出现在镜头之中,它们有的嬉戏于江面,有的站立于江岸边,形态各异,有点像黑色的企鹅,然憨厚中带着闲适。我按动相机,留下了它们可爱的倩影。

天空很蓝,微风轻拂,让人觉得有些凉意。可是这片湿地却显得一派生机。闽江口湿地的管理者正在把湿地打造成湿地公园,将湿地保护和湿地的利用结合起来,让它成为省城福州的一张旅游名片。我看到,湿地博物馆已经建成,正在装修,他们告诉我,坐在博物馆里,通过屏幕,可以观赏到湿地鸟类的活动情况,可以学习各种鸟类知识。

闽江湿地,是鸟类的天堂,也是研究鸟类的圣地。在这里,我还认识到几位在湿地管委会工作的研究生。他们是管委会引进的人才,与他们交谈,他们口中说出了一串串数据,甚至详细到今年飞来的那只鸟去年曾否飞来。

离开这片湿地,脑际中冒出几行文字,录之:潮起潮落/鸟来鸟往/岁岁复如是/今朝亦相同/此景总长在/只是知者少//潮起潮落/鸟来鸟往/不知今日鸟/是否昨飞来/冬寒居此地/春暖又飞往//但愿今日鸟/明日复再来

资讯快递

“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举办

本报讯 1 月 23 日,“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300 多位艺术家的近 700 件优秀作品汇聚一堂,100 多件珍贵文献档案同时亮相,展示了百年来中国水彩艺术的历史和成就。

水彩是美术创作重要的类型之一,是已有 300 年历史、最早传入中国的艺术画种之一。尤以近百年来中国水彩艺术最具清晰而独特的发展脉络,并对近现代中国美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展是一部可视可读的“百年华彩”宏大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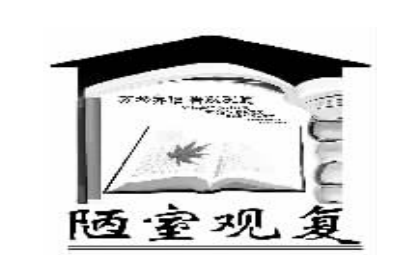
据悉,该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主办,北京展后将巡回至青岛美术馆展出。(法明)

青岛黄岛最美村支书事迹搬上舞台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以青岛市黄岛区灵山卫街道北窑村的村支书山东省劳动模范张玉刚为原型创作的现代大型茂腔戏《支书张玉刚》于 1 月 31 日晚在青岛公演。

张玉刚,生前是黄岛区灵山卫街道办北窑村的村支书。这个上任以来从未歇过一天的村干部,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光棍村”变成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用生命演绎了一名普通党员干部扎根基层、乐于奉献的感人篇章。该戏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腔这一饱含家乡风情的戏剧形式,来表扬张玉刚的优秀品格。

无法摆脱的枷锁



欧阳

记得有个故事,说是无神论圣手和有神论盟主都决意一统江湖,于是带着馒头和咸菜聚首山谷之滨,一决雌雄。其间的过程不是吐沫横流,汇溪成河就不知道了,故事的结局是两个人角色互换:有神论大师割袍组织,无神论首长献身神龛。这是很多年前的记忆了,已经不太清楚当初布道者要以此说明什么道理,也许是要举证辩证法之类的学问,诸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之类,或者是真理与谬误距离不过咫尺,很容易相互转化什么的,现在想起来也还是稀里糊涂的事。

认知“世界之外”的问题可能就像维特根斯坦想的那样,真是的无甚可说。一个相信万能上帝存在的人,必然会遇到无法摆脱的悖论:万能的上帝能否创造一个自己举不起来的巨石?无神论者在思辨的末端也会遭遇类似的困局,逻辑的推演固然可以走很远,末了也会碰到无法触及的领域,比如膨胀的宇宙有开始吗?如果有,开始之前呢,再往前……看样子是走入了循环,问题是循环之外该是什么样的东东呢?有神、无神是终极问题,关涉无限的想象,更像是抽象的游戏,要用有语义符号限定的概念来解说清楚很困难。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我指认的世界存在。这不难解读,问题是在一般认识里,顶级好手无不有精深的学识和坚定的信念,少了荤腥,馒头咸菜断不至于使他们像街肆之徒那样,轻易地就改变信仰,奇怪的立场转换何以会发生呢?设想一下,辩论各方或许都处于特定环境,比如说无神论者,在塑型的过程中,其关于世界的所有认知一定会立足于无神论的前提,在有神论丝毫未显现的维度中,关于世界、他或她没有神的概念,当然就不会从神的角度找原因,而是用另外的参照(如自然现象)来解释,那些定型宗教没有介入的原始部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犯错,而是害怕犯错。

赵春青 画

西北某个村

董改正

我有一个温雅帅气的朋友,他常去大西北出差。他跟我讲起了西北某个偏僻的山村。

毋庸讳言,中国的西北地区,依然有很多欠发达的县市,朋友常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偌大的村庄,卧在蜿蜒绵长的山路之后,没有几条大街,市场也只是上午有人卖东西。冬日的下午村里行人稀少,一个大大的太阳,挂在山梁那边。朋友住宿在招待所,招待所是公营的,很多时候,10 多个房间就住着他一个人。

他是个好奇的人,待不住,便出了房间四下里走走。这样一走,就认识了很多爷们。这些爷们 40 多岁,真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闲,

赵春青 绘画

